第四十六卷

人品部一

忠諫一

國妖　兵諫　管仲疾

樂哉今夕　爲美室　侯生

鶬鶊止妬　有世舊　十九上

不做也好　陛下孤寒　袖中彈文

碎朕衣

卷四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四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一

忠類　諫

武王克殷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大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又喜刑殺割人心以人餵虎以信爲欺欺者爲忠忠爲不忠阿諛者賞女子爲政君子爲下小人爲上急令暴取萬民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好治宮室修

池臺大宮百里者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之序無禮義忠信無尺斗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善其言避席拜之 存心錄

春秋楚文王時其臣鬻拳驟諫不從臨之以兵文王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其足以贖刼君之罪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衞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

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塟呂氏春秋

士慶楚大夫初共王蒞政荒於聲色將三年未出令士慶諫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士慶曰所願聞巳王悅授之相中庶子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

矣王賜士慶而不賜臣何也王曰子與寡人言內不及
國外不及諸侯可富不可貴也於是出其寶玉而賜之
曰忠信者士之行言語者士之路也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
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
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
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
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

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春秋

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草木子

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亡去始皇大怒坑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盧生不得而侯生後至始皇召見將數而車裂之侯生曰

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侯生曰陛下奢侈淫泆下暗上聾臣等故去丹朱傲虐好慢淫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朴素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釋之 說苑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郗后所隔拘憤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殆减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竟崇佛戒殺遂止文苑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巳在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命宮官遣

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也頃之宮官奏宮女已出東門上乃起宋書

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范景仁獨奮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心聞者爲之股栗章累上不報待罪百餘日章十九上鬚髮爲白坡集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有殺士人之事

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退齋筆錄

宋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政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諭也當時有三眞之語謂富韓公眞宰相歐陽公眞內翰康節眞

御史也 國憲家猷

王安石旣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

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

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

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

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巳聽其

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

卽位所與圖治者一二執政而巳苟非其人將敗國事

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

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

行僞而堅順非而擇强記而慱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
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
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
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
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
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
正謂是也臣伏覩叅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
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
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
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

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計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

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阻衆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

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矜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坐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

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
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
性淩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
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
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
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
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
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
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句當八人者巡
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搉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

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横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别於真僞況陛下志在剛决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誑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

請避怨敵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願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綱目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徽宗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寮阿順莫敢言曹輔上䟽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

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臣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宋史

卷終

第四十七卷

人品部二

忠諫二

胡銓　又上高宗　徐學詩
蕭議　李賢　林俊
袁彬　羅倫附註　李夢暘

卷四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二

忠　諫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荅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檝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

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
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
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孝宗即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
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
腹心劉項横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
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横潰而不得聞梁武信
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
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

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之大略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

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
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
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
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然則今日之患豈直
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覿私覿之
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來去
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為之側聞虜人
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事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
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

壁銜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
酒然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倘乾剛獨
斷追回使者絕諸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
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
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
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
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櫬之號九也無青衣
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
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
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

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 名臣傳

胡澹菴上高宗曰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

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
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
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
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
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
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
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
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

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
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
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
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
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
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
腹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
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
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
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

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

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
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
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萬文一統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詔
使羣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者今大
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掊尅軍民爭
致金寶以充嵩之囊橐是以釀成虜患幸上不誅乃復
謬引不詳之說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
千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老廢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
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竟莫有一人敢牴牾之者

誠以内外盤詰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鷙擅執
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敢聞又嵩
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
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示威刼衆文詞便給足以飾
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
失私交蜜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
諸凡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
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
先任給事中王爗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蒙
寛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

可測識寧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嵩父子皇上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墮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固辭嵩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上憫嵩老止一子世蕃令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多矣未有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學詩之族兄徐應豐者以書爲給事無逸殿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

之疏心出自應豐口授明年嫉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
旣罷官詣迎和門辭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政事何
得考斥卽傳旨留用是嵩愈忌應豐後數年以誤寫科
書譜上杖殺之 識餘錄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門詔求言官者多云建都北
京非便而主事蕭議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
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
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illegible]後行非
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
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

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啐罵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恊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而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 蓉塘詩話

明天順朝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刹病生民休戚既而給事中李俶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命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鬨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匀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琊玕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鐺半墮羅裳縐嬴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青畫聞知昨日六宮中

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
別有銀壺薄如葉弁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階
滿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飡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
如八珍宮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
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　皇明通紀
妖僧繼曉有寵於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
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
部主事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
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

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塡吏大駭叩頭泣曰此疏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儁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儁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儁所厚侍讀吳希賢力諫止之儁曰吾志已決不可回也但事之後煩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賫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司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媿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君宜再思儁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諫之儁不應寘疏於案

而去疏入詔下錦衣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於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亦坐是尋竄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通紀述遺

天順時下錦衣指揮袁彬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

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拾
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
拏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
罪有彩漆軍匠楊塤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
留虜庭獨彬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
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
聞鼓以進上令逹逮問逹逼塤令供李賢主使塤懼拷
死於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
此無人證見不若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逹
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塤大言曰死

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
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瑄亦得免文獻通考
翰林院脩撰羅倫謹 奏為扶植綱常事臣聞 朝廷
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
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倫以扶綱常是用緘
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
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
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

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
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
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
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
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
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
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
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以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

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

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
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
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
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
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
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
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
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則仁宗之時契
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强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
起口則可言宜降溫　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
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
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
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
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
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淸閑
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
禮尊延順　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
自容忤　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

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
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淸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
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淸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
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
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謗之曰負天下之重
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
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
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
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

復其人爲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耶　陛下何
取於斯人而起復之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
爲巳地及遭逼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詭上蒙　天聽不
曰此人辦事理可集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旣遂
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
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
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
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舘舍
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
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

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巳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巳望其忠君而先望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起復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巳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借其端事亦所以豫爲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亦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乃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

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

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　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
臣者佐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
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内
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
巳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
事亦從墨衰之制任　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内　朝廷
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
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靦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
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

紀綱由是而張　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　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俯竭愚悃仰祈　天鑒

羅一峯以文達奪情上疏謫市舶人或以文彥博薦

唐介事諷之李曰吾委不能爲文潞公未踰年文達公死當是時羅公之貶雖時相李賢然爲之畫策者學士陳文也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墳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李賢父死奪情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陳文黨惡故擠同類薛御史挽章使起文於九原亦何辭乎柰何復有蹈李陳二公覆轍者江陵父死奪情言官紛紛降謫至矯詔廷杖又何忍也未幾身死籍沒貽笑萬世彼時疏留小人

亦先後褫職邀寵日短而遺臭無窮曩時言官悉漸登樞要彼疏留諸人未審平旦之際能自慚乎抑自悔乎 避暑漫筆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畧謂天下之勢譬之身也今天下之爲病者二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二病一曰元氣之病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出詞則自謂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自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尚得不謂之病乎二曰腹心之病臣竊

計今之內官陰狡而狠貪其地近又朋比難剪夫倉
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乃內官主之有司摘發其奸猶
閣而不行夫未摘發其奸此等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
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乎三害一曰兵
害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失職者不
以報狠籍不開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且夫
騰驤四衛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
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
可忍言哉又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
官之團營內官叅之內兵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二曰

民害百姓困苦有司者不卹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今油蠟皮張諸科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贓賂是益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斂日積當道不以苦聞有司因而肥家如此而猶望其治耶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今皇親與國休戚乃聽無賴棍奸擅嚼土著世業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嗚呼亦甚矣今薊州百姓爲

牧馬草場連年勾攝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轉死過半臣知陛下必有所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臣始至戸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玆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且猶不足此其故可知也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助賑顧偏察寺觀勅費修葺設有促虞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死而愈於凍餒鞭笞則彼

亦何所不至耶今天下哨聚刼殺剽掠婦女日相聞也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客令整飭城池軍馬以備緩急此上策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祿以待天下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所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蔭以報功又示勸也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遂去之矣而今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有故不録）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皇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強少疾者淸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梁武帝奉佛
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比
者酒肉道士敬如神明法王佛子並輿出入此天下之
最不可解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高皇帝置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此正所謂禮以防之保全而使之
安也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
人房屋強虜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又占種鹽
課橫行江河振掛黃旗勢如翼虎當今側目而視切齒
而譚孰非飲恨於壽寧侯者也竊宜亟愼其禮防則所
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上下夢陽獄

旣而釋之文献通考

劉氏鴻書卷四十七終